

深读

TEGAO
特稿

在小说《临时夫妻》中,农民工赖货与妻子进城打工半年多,能过一次夫妻生活,已经是他们最奢侈的事了。

而在该书作者——农民工王子群看来,今年他和妻子在春节、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见了三次面,已经很多了。如果再见,只怕工友要笑话他“离不开老婆”了。

王子群与妻子,这对孤寂而落寞的农民工夫妻背后,是一亿五千万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军。

“政府和企业应该帮助农民工铺上一张‘双人床’。”王子群说,“有时候,他们需要的,只是一张床。”



▲王子群和他的《临时夫妻》。

农民工的“性福”

文/片 本报记者 崔岩

赖货哀求道:“我求求你中不中?这是人过的日子吗?”

“我能不想?忍忍吧。”妻子红莲无奈地说。

这是小说《临时夫妻》中,农民工赖货与妻子的一段对话。进城打工半年多,能过一次夫妻生活,无疑是他们最奢侈的事了。

公园里树木葱葱绿荫夹道,菜园里绿菜油油遮人耳目,每一次都是提前踩好地点,但因为“做贼心虚”,总会在刚要“亲热”时被人撞破。

终于有一次,赖货和红莲咬咬牙,一跺脚,决定花钱开一次房,结果又被突击检查的警察吓跑了。

《临时夫妻》是一部关注农民工夫妻分居问题的长篇小说,主角都是小人物——如同他的作者王子群,一个生在河南活在厦门的农民工,在出书前,几乎没有多少人拿正眼打量过他。

但谁都没想到,21万字的《临时夫妻》一挂到网上,点击率50天就突破了100万。很多不是农民工的读者看完,都忍不住感慨:“很真实,很生动。”

在这部小说里,红莲和全喜、红莲和赖货两对农民工夫妻外出打工期间,在高房租、高路费面前,为解决精神上的孤独寂寞以及生理上的需求,做了种种努力,道尽打工者的辛酸。

而在众多读者看来,《临时夫妻》带给当今社会的意义,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小说本身,而是社会上这一被人遗忘的群体——也许他们的存在未被遗忘,但他们同别人一样的精神和生理需求却很少被人们想起。

“今年见了三次面,已经很多了”

王子群,《临时夫妻》的作者,也是一名农民工。

他不愿意承认他就是小说主人公的原型,“但里面有很多我的影子,我身边的经历,尤其是全喜,他身上的感情是我的。”



▲王子群就在这张桌前完成了小说的创作。

如今,王子群在厦门一家动漫公司做编剧,而他的妻子在宁波一家服装厂打工,儿子已经上大学,他的生活状态仍然没有跳出《临时夫妻》里描绘的农民工夫妻聚少离多的情景。

“想妻子吗?”11月6日,坐在简陋的租住屋里,记者问他。

“能不想?有啥办法?今年春节,‘五一’、‘十一’见了三次,已经很多了。”提及妻子,王子群有些不好意思,低下头摆弄电脑。

一年见三次面,这在王子群看来,已经算是常见面了。要再见,只怕工友会笑话他“离不开老婆”了。

夫妻长期不能相聚,一根电话线,就成了两口子倾诉感情的主要渠道。

平时想老婆了,王子群就打个电话,但电话费太贵,孩子咋样,家里咋样,说不了几句,还没等切入正题,两口子就不约而同匆匆挂了电话。

每每走到大街上,看到有情侣亲密地拉着手,王子群就会投去羡慕的眼光,然后开始想老婆,进而心酸。

“有时候真的是想她,还有……正常的男人毕竟都有需求……算了,不提了。”王子群面露

尴尬,想了想,打着哈哈下了下话。

《临时夫妻》中,全喜送红莲外出打工时帮她买包、送行,两口子难分难舍,其实这也是王子群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谁不想老婆孩子热炕头?但是孩子得上学,家里老人得养活,没办法,于是妻子也外出打工了。

“等回到家里,全喜才忽然感悟过来,红莲走了,红莲真的走了,不是搭了车跟红莲一起挣钱去的走了,而是把家带走了……”王子群说,写这一段时,他想起当初自己送完妻子回到家的情景,看着空荡荡的屋子,忍不住嚎啕大哭。

哭夫妻分离?哭生活的辛酸?“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,想想,我们这帮人,怎么活得这么不容易!”

“在村里转了一天,没发出几根烟”

王子群与妻子,这对孤寂而落寞的农民工夫妻背影,并不是这个城市的孤本。

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显示,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

经达到24223万人,其中外出务工农民工15335万人。

“不说别的地方,在我们老家(河南周口),男人几乎都要出去打工的,女的这些年出去的也多了。”

前一阵,王子群回老家。兜里揣了一盒烟,在村里走了一天,到晚上回来一数,没发出几根烟去。

为什么?因为男人都出去打工了,剩下的孩子,妇女不抽烟。

在王子群老家看来,村里哪户人家的男人要是没出去,估计就该是有毛病了。

这种判断,在农村,有时候真是挺准。

王子群老家有户人家,年轻的儿子外出打工赚了几年钱。突然,这儿子赋闲在家了。

“哪能无缘无故就不出去了?”村里人一打听才知道,这儿子得了病,就是村里电线杆子上经常贴的那种——花柳病。

王子群把这些都写进了《临时夫妻》。

小说中,全喜的牌友都是些留守妇女,春梅、月如、巧玲……因为她们男人都外出打工了。

在王子群老家,非年非节的,一个男人要想打牌,走遍全村也揪不出来一桌的男人。只剩下留守的妇女能陪你打。

只剩老人、妇女、孩子留守的村里,也容易出事。前几年,王子群回老家,聊起老家的事。

听说,老家那边有些留守妇女,因为老公外出打工,长期不回家,自己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了。周边村子也有类似事情发生。

小说中,红莲外出打工,全喜与村里的留守女人单独相处时,会面红心跳。

按照传统道德,这些行为都是可耻的。“但是往更深一层想,一个人,孤孤独独地撑起一个家,这些女人心里也很苦。”

王子群说,他就是想说说农民工的这种精神诉求。

“农民工现在越来越被关注了,但受关注的大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,比如劳动条件、报酬什么的,这些都是大家都能看到的。可还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,心灵上的、精神上的这些东西,它是更高层次的,就没人关注了。”

“什么苦都可以受,唯有相思受不了”

11月6日,厦门市湖里区蔡塘村,一个农民工翻着报纸,笑嘻嘻地跟另一个农民工开玩笑,“老周,这里有富婆征婚咧,还是个美女,你去试一下嘛。”

被称为老周的人撇撇嘴,一把抢过报纸撕成两半,扬长而去。他的身后,留下一串笑声。

蔡塘村,这个南北不到300米、东西不足500米的村子,因为紧挨厦门二期软件园,聚集了两三万形形色色的农民工。

王子群就住在这里。“一到下午下班,这里全是农民工,摩肩接踵,比我们老家镇上赶集时还热闹,走在路上都要侧着身。”王子群说。

沿着一条窄巷进去,随处可见路边乱摆的牌桌,五层高的破筒子楼,每层被隔成七间铁门紧锁的出租屋。“这个楼上,住了一半光棍,卫生条件不太好。”王子群有点不好意思。

他住在四层,沿着楼梯上去,楼道里随处摆着换下来的鞋袜,一股恶臭味。

王子群住着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,房租不足300元。屋里,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电风扇,再无任何家电。

与人们常见的大多数农民工相比,王子群无疑属于“另类”。

他长相白净斯文,说起话来尽量文绉绉的,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读书人。与其他农民工下了班打牌喝酒逗乐子不同,他打工之外的时间,大都泡在各个文学网站上舞文弄墨。

这些年,王子群在水泥厂扛过包,到建筑队干过钢筋工和瓦

工,甚至还当过厨师,炼过锌,都是又脏又累的活。

“看他们喝酒,打牌很开心,其实都是表象,他们心里很压抑。”王子群深有体会。

听到记者与王子群的聊天内容,旁边几个农民工偷笑起来。

“你问这做啥?”一位四川籍民工尴尬地笑着,但又忍不住打听了。

端着一碗最常见的炖白菜,农民工小张终于凑了上来,他是人群中唯一一个听到“性”话题后没有讪笑着离开的人。

“每次上街,遇到美女也会多看几眼,想打招呼,又怕人家误会。”小张笑得很羞涩:“但家里老人要养,孩子要上学,作为男人,应该什么都可以忍,但我们的忍有没有极限?忍一天?忍十天?还是忍一年?忍十年?夫妻一年见不了几面,几个男人有这样的定力?什么苦都可以受,唯有相思受不了!”

广州市总工会近日发布了一份《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》,这份调研报告意外发现,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的第一要素,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因素,而是变成了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。

“政府和企业能否帮农民工铺一张‘双人床’”

中国人是羞于说性的。爱情,婚姻都可以聊,但一涉及“性”,就有些难以启齿了。

但事实上,对于这些青壮年农民工来说,情感压抑和性压抑已经成为夫妻生活中的一大痛楚。

王子群亲眼看到,一些农民工因为长期不能夫妻团聚,要么下班后凑在一起吃饭、唱歌、胡侃,要么去录像厅过过瘾,要么去找“小姐”,甚至,有些人搭伙做起了临时夫妻。

“当晚上城市里万家灯火,老婆孩子热炕头时,那些为生计撇下妻儿进城的农民工,常常难眠。”王子群说,他们住在低矮潮湿的工棚或者集体宿舍里,即使家属来了也不能有丝毫过分的举动。

小说中,赖货说得最多的一句话,就是“渴望人过的日子”。其实赖货的愿望很小,就是能跟同在一个城市、不在一个工厂打工的妻子亲热一次。无奈,没钱、没地方。

赖货的无奈,也是大多数农民工夫妻的无奈。

据最近一项调查,农村离婚率已远高于城镇水平,且发生在有外出务工或者经商人员家庭的约占80%。在一些乡镇,农民工的离婚率竟高达50%以上。而高离婚率使得农民工子女教育成为难题,同时给农村的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。

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在接受采访时说,这些打工人群身在异乡,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,加上难以排解的性压抑,极易导致心理扭曲和变态,引发违法犯罪行为,这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。

“现在,南方一些制造业密集之地,很多企业都为农民工开设了夫妻房,甚至对夫妻俩同在厂里工作的给予一定奖励。”王子群说,如果企业打出这样的温情牌,足以留住农民工的心。

“如果有夫妻房,我想很多农民工都愿意带老婆一块儿来打工。”

王子群认为,政府和企业应该帮助农民工铺一张“双人床”——有时候,他们需要的,只是一张床。

内心里,王子群还希望能够通过立法的形式让农民工休“探亲假”,让他们有时间回家或去外地看看家人,或者企业能为农民工家属探亲提供临时住房或为其报销来回车费,等等。

当然,他自己知道,他的这些想法,目前还很难实现。

“希望有一天,除了管好农民工的菜篮子,政府也会关心农民工的被窝子。”王子群期盼着。